

傅国涌
编

过去的小学

萨孟武：在福州读小学

萧军：从入学到逃学

徐铸成：老师为我「开小灶」

刘德伟：我曾是班上唯一的女生

柏杨：上小学的日子

胡伯威：背起书包上学堂

金克木：小学校长和国文教员

钱穆：初为校长

郭廷以：生动有趣的国文课本

费孝通：忆小学乡土教育

丰子恺：回忆儿时的唱歌

……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SOCIETY - H004
京华·大同

过去的小学

傅国涌
编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过去的小学 / 傅国涌编. — 北京 : 同心出版社,
2012.5

(过去的学校丛书)

ISBN 978-7-5477-0350-2

I. ①过… II. ①傅… III. ①小学生—学生生活—中国—民国

IV. ① G6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2595 号

SOCIETY · H004

过去的小学

傅国涌——编

责任编辑——宛振文 张秉文

特约编辑——季晟康 戴军 汪珂欣

装帧设计—— 设计·邱特聪

出版发行——同心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 8-16 号 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100005

电 话——发行部 (010) 65255876

总编室 (010) 65252135-8015

网 址——www.bjd.com.cn/txcbs/

印 刷——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10 毫米 × 980 毫米 1/16

印 张——18

字 数——350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477-0350-2

定 价——35.00 元

同心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录

第一辑 我的小学

回忆新育小学	季羨林	3
插班南华学校	何兹全	11
天津私立第一小学	何炳棣	15
大观小学和荣隆场小学	李 新	18
咸水沽的小学	周汝昌	23
我的小学	汪曾祺	29
关于立本小学回忆点滴	许良英	37
从息县到开封上小学	赵浩生	41
我爱穆源	范 用	45
我的母校灵山小学	周大风	62
心中永恒的圣地——杭师附小	袁 鹰	77

第二辑 小学生活

在福州读小学	萨孟武	85
武昌琐忆	赵景深	92
我在小学	梁实秋	95
叶圣陶在甬直小学	商金林	103
终身受益的小学教育	焦菊隐	108
从入学到逃学	萧 军	115
老师为我“开小灶”	徐铸成	119
我曾是被上唯一的女生	刘德伟	123
海棠树下开始	赵俪生	126
上小学的日子	柏 杨	129

小学时代	许渊冲	133
在我起步的时候	徐开垒	145
金庸主编级刊《喔喔啼》	傅国涌	149
读小学与教小学	吕实强	154
人生识字糊涂始	庞朴	159
我的小学生活	陶世龙	162
儿时北碚琐忆	白化文	168
背起书包上学堂	胡伯威	172

第三辑 小学杂忆

回忆我的恩师“老胴头”	楼适夷	181
小学校长和国文教员	金克木	185
师恩似海	冯英子	189
我作文的第一个引路人	严文井	192
感念三位启蒙恩师	黄鸿森	195
初为校长	钱穆	204
我的同学朱英诞	何炳棣	209
生动有趣的国文课本	郭廷以	213
忆小学乡土教育	费孝通	218
难忘的一课	周大风	221
我所受过的语文教育	徐朔方	224
回忆儿时的唱歌	丰子恺	226
穆源校歌	范用	229

后记	过去的小学	傅国涌	231
----	-------	-----	-----

附录	淮安新安小学第六年计划大纲	汪达之	259
	中心小学	王人驹	265

第一辑 我的小学

学生入校，先生曰：“汝来何事？”学生曰：“奉父母之命，来此读书。”先生曰：“善，人不读书，不能成人。”

飞禽走兽，饥知食，渴知饮，又能营巢穴为休息之所。其奇异者，能为人言。唯不知书，故终不如人。人不读书，则与禽兽何异？

商务印书馆《新国文》初小第三册第一课“读书”

回忆新育小学

季羨林^{*}

我从一师附小转学出来，转到了新育小学，时间是在一九二〇年，我九岁。我同一位长我两岁的亲戚同来报名。面试时我认识了一个“骡”字，定在高小一班。我的亲戚不认识，便定在初三三班，少我一年。一字之差，我争取了一年。

我们的校舍

新育小学坐落在南圩子门里，离我们家不算远。校内院子极大，空地很多。一进门，就是一大片空地，长满了青草，靠西边有一个干涸了的又圆又大的池塘，周围用砖石砌得整整齐齐，当年大概是什么大官的花园中的花池，说不定曾经有过荷香四溢、绿叶擎天的盛况，而今则是荒草凄迷、碎石满池了。

校门东向。进门左拐有几间平房，靠南墙是一排平房。这里住着我们的班主任李老师和后来是高中同学的、北大毕业生宫兴廉的一家子，还有从曹州府来的三个姓李的同学，他们在家乡已经读过多年私塾，年龄比我们都大，国

^{*}季羨林（一九一一～二〇〇九），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人。一九一八年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主要研究梵学、佛学、吐火罗文、中国文学、比较文学等，著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罗摩衍那〉初探》、《牛棚杂忆》等。

文水平比我们都高，他们大概是家乡的大地主子弟，在家乡读过书以后，为了顺应潮流，博取一个新功名，便到济南来上小学。他们还带着厨子和听差，住在校内。令我忆念难忘的是他们吃饭时那一蒸笼雪白的馒头。

进东门，向右拐，是一条青石板砌成的小路，路口有一座用木架子搭成的小门，门上有四个大字：循规蹈矩。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觉得这四个笔划繁多的字很好玩。进小门右侧是一个花园，有假山，用太湖石堆成，山半有亭，翼然挺立。假山前后，树木蓊郁。那里长着几棵树，能结出黄色的豆豆，至今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树。从规模来看，花园当年一定是繁荣过一阵的。是否有纳兰容若词中所写的“晚来风动护花铃，人在半山亭”那样的荣华，不得而知，但是，极有气派，则是至今仍然依稀可见的。可惜当时的校长既非诗人，也非词人，对于这样一个旧花园熟视无睹，任它荒凉衰败、垃圾成堆了。

花园对面，小径的左侧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大院子，没有多少房子，高台阶上耸立着一所极高极大的屋子，里面隔成了许多间，校长办公室，以及其他一些会计、总务之类的部门，分别占据。屋子正中墙上挂着一张韦校长的碳画像，据说是一位高年级的学生用“界画”的办法画成的。我觉得，并不很像。走下大屋的南台阶，距离不远的地方，左右各有一座大花坛，春天栽上牡丹和芍药什么的，一团锦绣。出一个篱笆门，是一大片空地，上面说的大圆池就在这里。

出高台阶的东门，就是“循规蹈矩”小径的尽头。向北走进一个门极大的院子，东西横排着两列大教室，每一列三大间，供全校六个班教学之用。进门左手是一列走廊，上面有屋顶遮盖，下雨淋不着，走廊墙上贴布告之类的东西的地方。走过两排大教室，再向北，是一个大操场。对一个小学来说，操场是够大的了。有双杠之类的设施；但是，不记得上过什么体育课。小学没有体育课是不可思议的。再向北，在西北角上，有几间房子，是教员住的，门前有一棵古槐，覆盖的面积极大，至今脑海里还留有一团蓊郁翠秀的影像。校舍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教员和职员

按照班级的数目，全校教员应该不少于十几个的；但是，我能记住的只有几个。

我们的班主任是李老师，从来就不关心他叫什么名字，小学生对老师的名字是不会认真去记的。他大概有四十多岁，在一个九岁孩子的眼中就算是一个老人了。他人非常诚恳忠厚，朴实无华，从来没有训斥过学生，说话总是和颜悦色，让人感到亲切，他是我一生最难忘的老师之一。当时的小学教员，大概都是教多门课程的，什么国文、数学（当时好像是叫算术）、历史、地理等课程都一锅煮了。因为程度极浅，用不着有多么大的学问。一想到李老师，就想起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某一年的初春的一天，大圆池旁的春草刚刚长齐，天上下着小雨，“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李老师带着我们全班到大圆池附近去种菜，自己挖地，自己下种，无非是扁豆、芸豆、辣椒、茄子之类。顺便说一句，当时西红柿还没有传入济南，北京如何，我不知道。于时碧草如茵，嫩柳鹅黄，一片绿色仿佛充塞了宇宙，伸手就能摸到。我们蹦蹦跳跳，快乐得像一群初入春江的小鸭，是我一生三万多天中 fastest 的一天。至今回想起来还兴奋不已。另一件事是，李老师辅导我们的英文。认识英文字母，他有妙法。他说，英文字母“f”就像一只大马蜂，两头长，中间腰细。这个比喻，我至今不忘。我不记得，课堂上的英文是怎样教的。但既然李老师辅导我们，则必然有这样一堂课无疑。好像还有一个英文补习班。这桩事下面再谈。

另一位教员是教珠算（打算盘）的，好像是姓孙，名字当然知道了。此人脸盘长得像知了，知了在济南叫 Shao qian，就是蝉，因此学生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 Shao qian，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两个字怎样写。此人好像是一个“迫害狂”，一个“法西斯分子”，对学生从来没有笑脸。打算盘本来是一个技术活，原理并不复杂，只要稍加讲解，就足够了，至于准确纯熟的问题，在运用中就可以解决。可是这一位 Shao qian 公，对初学的小孩子制定出了极残酷不合理的规定：打错一个数，打一板子。在算盘上差一行，就差十个数，结果就是十板子。上一堂课下来，每个人几乎都得挨板子。如果错到几十个到一百个数，那板子不知打多久才能打完。有时老师打累了，才板下开恩。那时

候体罚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八九十来岁的孩子到哪里来告状呀！而且“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还没有出来。小学生被赶到穷途末路，起来造了一次反。这件事也在下面再谈。

其余的教师都想不起来了。

那时候，新育已经男女同学，还有缠着小脚去上学的女生，大家也不以为怪。大约在我高小二年级时，学校里忽然来了一个女教师，年纪不大，教美术和音乐。我们班没有上过她的课，不知姓甚名谁。除了新来时颇引起了一阵街谈巷议之外，不久也就习以为常了。

至于职员，我们只认识一位，是管庶务的。我们当时都写大字，叫做写“仿”。仿纸由学生出钱，学校代买。这一位庶务，大概是多克扣了点钱，买的纸像大便用的手纸一样粗糙。山东把手纸叫草纸。学生们就把“草纸”的尊号赏给了这一位庶务先生。

学习的一般情况

总之，一句话，我是不喜欢念正课的。对所有的正课，我都采取对付的办法。上课时，不是玩小动作，就是不专心致志地听老师讲，脑袋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常常走神儿，斜眼看到教室窗外四时景色的变化，春天繁花似锦，夏天绿柳成荫，秋天风卷落叶，冬天白雪皑皑。旧日有一首诗：“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迟迟正好眠，秋有蚊虫冬有雪，收拾书包好过年。”可以为我写照。当时作文都用文言。语言障碍当然是有的。最困难的是不知道怎样起头。老师出的作文题写在黑板上，我立即在作文簿上写上“人生于世”四个字，下面就穷了词儿，仿佛永远要“生”下去似的。以后憋好久，才能憋出一篇文章。万没有想到，以后自己竟一辈子舞笔弄墨。逐渐体会到，写文章是要讲究结构的，而开头与结尾最难。这现象在古代大作家笔下经常可见。然而，到了今天，知道这种情况的人似乎已不多了。也许有人竟以为这是怪论，是迂腐之谈，我真欲无言了。有一次作文，我不知从什么书里抄了一段话：“空气受热而上升，他处空气来补其缺，遂流动而成风。”句子通顺，受到了老师的赞扬。可我一想起来，心里就不是滋味，愧悔有加。在今天，这也可能算是文坛的腐败现象吧。可我

只是个十岁的孩子，不知道什么叫文坛，我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完全为了好玩儿。但自己也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才愧疚，从那以后，一生中再没有剽窃过别人的文字。

小学也是每学期考试一次。每年两次，三年共有六次，我的名次总盘旋在甲等三四名和乙等前几名之间。甲等第一名被一个叫李玉和的同学包办，他比我大几岁，是一个拼命读书的学生。我从来也没有争第一名的念头，我对此事极不感兴趣。根据我后来的经验，小学考试的名次对一个学生一生的生命历程没有多少影响，家庭出身和机遇影响更大。

.....

国文竞赛

有一年，在秋天，学校组织全校学生游开元寺。

开元寺是济南名胜之一，座落在千佛山东群山环抱之中。这是我经常来玩的地方。寺上面的大佛头尤其著名，是把一面巨大的山崖雕凿成了一个佛头，其规模虽然比不上四川的乐山大佛，但是在全国的石雕大佛中也是颇有一点名气的。从开元寺上面的山坡上往上爬，路并不崎岖，爬起来比较容易。爬上一刻钟到半个小时就到了佛头下。据说佛头的一个耳朵眼里能够摆一桌酒席。我没有试验过，反正其大可想见了。从大佛头再往上爬，山路当然更加崎岖，山石当然更加亮滑，爬起来颇为吃力。我曾爬上来过多次，颇有驾轻就熟之感，感觉不到多么吃力，爬到山顶上，有一座用石块垒起来的塔似的东西。从济南城里看过去，好像是一个橛子，所以这一座山就得名橛山。同泰山比起来，橛山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但在济南南部群山中，橛山却是鸡群之鹤。登上山顶，望千佛山顶如在肘下，大有“一览众山小”之概了。可惜的是，这里一棵树都没有，不但没有松柏，连槐柳也没有，只有荒草遍山，看上去有点童山濯濯了。

从橛山山顶，经过大佛头，走了下来，地势渐低，树木渐多，走到一个山坳里，就是开元寺。这里松柏参天，柳槐成行，一片浓绿，间以红墙，仿佛在沙漠里走进了一片绿洲。虽然大庙那样的琳宫梵宇、崇阁高塔在这里找不到；但是也颇有几处佛殿，佛像庄严。院子里有一座亭子，名叫静虚亭。最难得最

引人注目的是一泓泉水，在东面石壁的一个不深的圆洞中。水不是从下面向上涌，而是从上面石缝里向下滴，积之既久，遂成清池，名之曰秋棠池，洞中水池的东面岸上长着一片青苔，栽着数株秋海棠。泉水是上面群山中积存下来的雨水，汇聚在池上，一滴一滴地往下滴。泉水甘甜冷冽，冬不结冰。庙里住持的僧人和络绎不绝的游人，都从泉中取水喝。用此水煮开泡茶，也是茶香水甜，不亚于全国任何名泉。有许多游人是专门为此泉而来开元寺的。我个人很喜欢开元寺这个地方，过去曾多次来过。这一次随全校来游，兴致仍然极高，虽归而兴未尽。

回校后，学校出了一个作文题目《游开元寺记》，举行全校作文比赛，把最好的文章张贴在教室西头走廊的墙壁上。前三名都为我在上面提到过的从曹州府来的三位姓李的同学所得。第一名作文后面老师的评语是“颇有欧苏真气”。我也榜上有名，但却在八九名之后了。

一次失败的“造反”

我在上面介绍教员时，曾提到一位教珠算的绰号叫 shao qian 的教员。他那法西斯式的教学方法引起了全班学生的愤怒。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抵抗。对于小孩子也不例外。大家挨够了他的戒尺，控诉无门。告诉家长，没有用处。告诉校长，我们那位校长是一个小官僚主义者，既不教书，也不面对学生，不知道他整天干些什么。告诉他也不会有用。我们小小的脑袋瓜里没有多少策略，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就是造反，把他“架”（赶走）了。比我大几岁的几个男孩子带头提出了行动方略：在上课前把教师用的教桌倒翻过来，让它四脚朝天。我们学生都离开教室，躲到那一个寥落的花园中假山附近的树丛中，每人口袋里装满了上面提到的那些树上结满了的黄色的豆豆，准备用来打 shao qian 的脑袋。但是，十一二岁的孩子们不懂什么组织要细密，行动要统一，意见要一致，便贸然行事。我喜欢热闹，便随着那几个大孩子，离开了教室，躲在乱树丛中，口袋里装满了黄豆豆，准备迎接胜利。但是，过了半个多小时，我们都回到教室里，准备用黄豆豆打教师的脑袋时，我们却傻了眼：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安然坐在那里，听老师讲课，教桌也早已翻了过来。原来也并不

能形成的统一战线，现在彻底崩溃了。学生分成了两类：良民与罪犯。我们想造反的人当然都属于后者。shao qian 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看到有人居然想砸他的饭碗，其愤怒之情概可想见，他满面怒容，威风凛凛地坐在那里，竹板戒尺拿在手中，在等候我们这一批自投罗网的小罪犯。他看个子大小，就知道，谁是主犯，谁是从犯。他先把主犯叫过去，他们自动伸出了右手。只听到重而响的“啪啪”的板子声响彻了没有人敢喘大气的寂静的教室。那几个男孩子也真有“种”，被打得龇牙咧嘴，却不哼一声。轮到我了，我也照样把右手伸出去，“啪啪”十声，算是从轻发落，但手也立即红肿起来，刺骨地热辣辣地痛。我走出教室，用一只红肿的手，把口袋里的黄豆倒在地上，走回家去，右手一直痛了几天。

我的第一次“造反”就这样失败了。

偷看小说

那时候，在我们家，小说被称为“闲书”，是绝对禁止看的。但是，我和秋妹都酷爱看“闲书”。高级的“闲书”，像《红楼梦》、《西游记》之类，我们看不懂，也得不到，所以不看。我们专看低级的“闲书”，如《彭公案》、《施公案》、《济公传》、《七侠五义》、《小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封神榜》等等。我们都是小学水平，秋妹更差，只有初小水平，我们认识的字都有限。当时没有什么词典，有一部《康熙字典》，我们也不会也不肯去查。经常念别字，比如把“飞檐走壁”念成了“飞 dàn 走壁”，把“气往上冲”念成了“气住上冲”。反正，即使有些字不认识，内容还是能看懂的。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是用笤帚扫，还是用扫帚扫？”不认识的字少了，就是笤帚，多了就用扫帚。尽管如此，我们看闲书的瘾头依然极大。那时候，我们家没有电灯，晚上，把煤油灯吹灭后，躺在被窝里，用手电筒来看。那些闲书都是油光纸石印的，字极小，有时候还不清楚。看了几年，我居然没有变成近视眼，实在也出我意料。

我不但在家里偷看，还把书带到学校里去，偷空就看上一段。校门外左手空地上，正在施工盖房子。运来了很多红砖，摆在那里，不是一摆，而是很多摆，中间有空隙，坐在那里，外面谁也看不见。我就搬几块砖下来，坐在上面，

在下课之后，且不回家，掏出闲书，大看特看。书中侠客们的飞檐走壁，刀光剑影，仿佛就在我眼前晃动，我似乎也参与其间，乐不可支。到脑筋清醒了一点，回家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常常挨数落。

这样的闲书，我看得数量极大，种类极多。光是一部《彭公案》，我就看了四十几遍。越说越荒唐，越说越神奇，到了后来，书中的侠客个个赛过《西游记》的孙猴子。但这有什么害处呢？我认为没有。除了我一度想练铁砂掌以外，并没有持刀杀人，劫富济贫，做出一些荒唐的事情，危害社会。不但没有害处，我还认为有好处。记得鲁迅先生在答复别人问他怎样才能写通写好文章的时候说过，要多读多看，千万不要相信《文章作法》一类的书籍。我认为，这是至理名言。现在，对小学生，在课外阅读方面，同在别的方面一样，管得过多，管得过严，管得过死，这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方法。“无为而治”，我并不同意，但“为”得太多，我是不敢苟同的。

.....

（选自《学海泛槎：季羨林自述》，华艺出版社 2005 年）

插班南华学校

何兹全*

大约一九二五年，回菏泽不久，我就转入南华学校，插入高小一年级。也许我在平邑、泗水转来转去，学习不正规，到南华只能插入一年级，算起来，我大约吃了一年的亏。

南华学校的校园是清朝科举时代的考场，民间都叫它“考棚”，不叫考场。

学校坐北朝南，我现在闭目估计，校园大约有三百亩左右，南北略长，成长方形。大门是铁栅栏门，对着大门，过街有影壁。大门里有门房、传达室；再往前，有过厅；过厅是五大间，中间一间是过道，东面两间是教导员住处。西面两间是会议室，会议室西头往南有间拐角房，是校长曹香谷的卧室。出进大门，校长从卧室里都看得清清楚楚。

进过厅后面是一个长方形的广场，广场北面又是一座五间大厅，中间三间是大礼堂，平时作教室。两边各有个跨间，对外独立开门，是教员宿舍。大厅前面的广场，学校有活动都在这里集合。大厅两旁是一排排的房子，每排大约六间，好像西边是宿舍，东边是自习室。

* 何兹全（一九一一～二〇一一），山东菏泽人。一九三五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师从傅斯年、陈寅恪，先后在日本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汉唐经济史、兵制史、寺院经济和魏晋南北朝史，著有《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经济与社会》、《魏晋南朝的兵制》等论文，及《魏晋南北朝史略》、《中国古代社会》等专著。

礼堂后面还有房子，好像中间也是教室，两头是教员宿舍。东边是学生食堂，一些小房间，有储藏室、游艺室……自习室前、过厅东边是个体育场。过厅西边似乎也是个食堂，旁边有个机织房。西南有个门向外开的商店，门面向校外的街道。

南华是私产学校，它的主要基金是清末被没收的一个造反家族或罪犯家族的土地财产。我小时候还听说过，这一家族，男的都被杀头，妇女一车车拉进府城（不记得下文），财产被充公，一部分，就成了南华学校的校产。

那时菏泽城里的学校有省立六中、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城东南角有个县立小学。六中、五师是公立，南华是私产。南华有中学，有小学。那时男女是分校的，但我想不起有女子小学。五师可能有附小，可是我记不起来。

南华校长曹香谷名兰亭，山东钜野人，我们都习惯称他“香谷老师”。他在菏泽教育界是思想比较进步的。

高小学生大都住校，不住校的也很早就到校。大冬天，天不亮香谷老师就吹哨子把我们叫起来，跟着他在校园里跑步。我们一面跑一面睡，你撞我我碰你在梦乡里跑。路两旁挖了些植树的小坑，我们一不小心就摔到土坑里去，摔得又哭又笑。

跑完步，天已大亮。香谷老师就把我们集合在大礼堂前，在礼堂外的明柱上面向我们挂个小黑板，上面写着的一句、一段古圣先贤的话，有孔子的、孟子的、程朱的、文天祥的等等。香谷老师一句一句地给我们讲解，还连带着讲人、讲事、讲历史，要求我们背诵。

香谷老师每天给我们讲的话，对我一生做人做事都有很大影响。下面举几句话作例子：

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二、请看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定脚人！

三、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

教书育人，更重要的是育人，是品德教育。有才无德，才越高危害社会越大。香谷老师是能教书育人的。

第一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一种积极的友爱互助精神。社会上常听见人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一个日本人是条虫。三个中国人是